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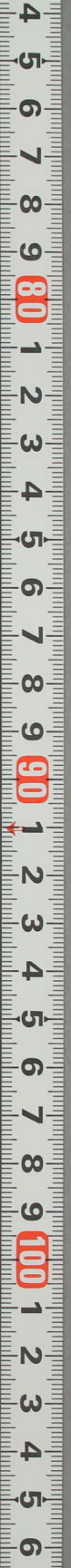


莊子註疏

十五之十

1603
7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 818 號	
第 7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DC-13
1.605
7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江云音義云

郭象注

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為元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疏刻削也意志也

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世異俗卓尔不

群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死有才而不遇譏無

道而荒淫尤志林籟之中削迹岩崖之下斯乃隱處山

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

申狄千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虛學者之

且云刻彫刻也王苦用
意以行為尚也為元為
高也怨譏憤世嫉邪也
非世譏謂世事是非也
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足
淵也即入林恐不修
入山恐不深之甚為修
行修潔也教誨之人為
師於世也

鮑焦周代隱者也非世
水而死
申狄申徒狄也殷湯王之
隱者也千隨亦湯衣
桀以天下讓也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仁義云致功并兼其世
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
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趨
出是非之外故与為元
非世者不同

所好也疏

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為修身之
本此乃平論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斯乃

子復之在西河宣尼之丘洙泗或遊行而議論或
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語大

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

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疏

建海內之功績
立今古之鴻名

致君臣之感礼主上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熙常道既
而尊君主而服遐荒強本邦而兼并敵國常非朝廷之

士廊廟之臣乎即阜陶
伊尹呂一之徒是就數澤處間曠鉤魚間處無為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疏

隱

山藪放曠阜澤間居而事綸鉤辞世而處無為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閑暇之人即巢父許田公

响 况于反亦作响

口故李云氣納新氣也

口義云能經鳥申即花泥

五人爾之也

能如李古定友司馬

若能之發樹而引氣也

由言信司馬云若鳥之

類也

道氣今和引体令录

冷吹出息也

暖吸出息也

樹蔭經木養生也

口義云無不忘無不有
即無為無不不為也

關休

吹响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

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此數子者所好
不同恣其所好

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
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

無所執 疏 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
為也 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

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
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帶一方未

為通羨自不刻意而下
方會玄玄之妙致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

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

所謂無个志無

不有也

志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放其志矣
疏 夫玄通
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合要之

澹 大觀及徐音談

本作澹言而

口義云無極無定止也
美從之備又善也聖人
得天地自然之道故
如此也

口義云此篇只是序文
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
故曰字順未用一譬喻
却以野語有之為結
須子細看它筆勢波
瀾道往之質本然者
曰質

士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跡高無仁義而恒自
修集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介清閑不導引
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志而萬物歸
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之

然無極而美從之

能無極而衆惡生

疏

心不滯於一
方迹冥符於

五行是於澹然虛曠而其道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

疏

天地無心於亭毒

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

而萬物生聖人無

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為道聖人
以無為為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

也 非夫寂寞無為也則 疏 恬惔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
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疏 無為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

法為平均之源道德以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

疏 休心於恬淡之鄉息

歷乎阻險之變常乎夷而無難

疏 智於虛無之境則履

艱難而簡易涉危

平易則恬淡矣

疏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

儉而乎夷也 平易則恬淡矣 亦生於患難故平易
恬淡交 疏 豈唯休心恬淡故平易抑乃平易而
相成也 疏 恬淡矣是知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恬

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疏 混然與正
理俱往 疏 迹又平易

唯心與迹一種無為故懸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
邪氣妖氣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

疏 夫不平不恬者豈唯傷其
形哉神德并喪於內也

疏 夫恬淡無
為者豈唯

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空形 故曰聖人生也天行
德既安則精神無損虧矣 然

口義云子易恬淡即是無
為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
著此三字愈見精神

邪氣似此及下所

口義云天行順天理而行
也物化視身猶蛻也

只表云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心我無容心故超世乎福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志物之意也知私知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

運其死也物化所係 疏 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為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在鑪石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動靜無心而 疏 凝神靜慮與大陰同其盛德物感而動與陽氣同其波瀾動靜一者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跡 疏 夫善先思為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為先始者 迫而後動 會至 疏 迫至也動應也和而 不得已而後起 任理而起吾 疏 已止也 不唱赴機而應 不得已而後起 不得已也 疏 已止也 至事不得止而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 疏 後起應非預謀 無為乎其間 疏 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 故無天災 災生於 疏 混沌之無為順自然之妙理也

只表云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相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靡與疲同

云粹魚遂及罷音皮

故無 無物累 累生於 疏 順物故 災也 無鬼責 同於自得 其生若浮其死若林 沉然無非也 故無責 故無責 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漚之暫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係恋也 不思慮 付之 心若死灰 不豫謀 理至而 疏 譬懸鏡高堂物前謀度而待 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信 疏 智照之光明機務者也 光晦迹故不 信矣而不期 用天下之自信 疏 逾日月而軌信若四時必無差忒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 如影隨形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累盡故常適 其神純粹 一無 疏 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而無憂也 無憂契真合道故其心

曰夢有所悲者有所喜
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
焉亦不係於其心方為至
往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
無適也無所於性順自
然也性逆也不與物交
感而後心與物接而
不為物所累也曰靜曰
虛曰淡曰粹即是一
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好
者人忤我也以屢受之
則無忤矣迎者我不逆
物也逆迎也不將不逆
則在我者純粹矣

卷之六 篇意主

神純粹而其魂不罷
有欲 恬淡無為 心神閑逸 故
無間雜也
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無恬淡乃合天德
乃與天地合其 德也 疏 歎此 虛無與 天地合其德
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
違心則悲 順意則樂 不 違 違從是 德家之邪妄
喜怒者道之

過
忿心則喜 乖情則怒 喜 怒 不忘是 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六
無好為 好無惡 好無惡

為惡此妄心
是德之憾咎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至德常適故 情無所繫 疏 不

不思無憂無樂恬淡
一而不變 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 不可變也
疏

抱真一之玄道混覺塵而
無所於忤屢之至也 其心豁 然確盡

不與物交淡之
介之違 疏 自非 虛豁之極 其孰能然也

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 守分情高不交於物 無 者無交物之情 疏 所須待恬淡之至也
無所於

逆粹之至也
若雜乎濁欲 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 忤之與逆 厥理不殊 頭 混同萬物大順蒼生至論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
精用而 犀粹兩儀故再言耳

不已則勞勞則竭
物皆有當 夫形体精神稟之有限 不可失也 疏 而復用無涯必之死地

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
斯生精神逐 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氣枯竭矣 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
靜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

象天德者無
象者法效也言水性清平善鑑於物若 心而偕會也 疏 混而雜之擁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

既不能連漪流注亦不能鑿照於物也
唯當不動不閉 則清而且平洞然無私為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說

口義云形勞則弊精用則
勞此亦三家切實之語即
前篇采摭其精乃可長生
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
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
全似尋常之說但曰靜
閉而不流亦不曰清則
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
為也不流不曰清此無
為之中有為也查其所
謂也做閑坐又不得也靜
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
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
也一日一周非無為者
為乎故曰天德之像也
春神即是養生提起一
个神字便親切了此便

是道家之學歟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无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口義云宝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神則勞之聲言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
干越、梁具有聲名干溪越有以名者耶並出善鉄鑄為名劍也

蟠、音盤郭音煩
口義云化育万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像同帝者謂功用与天帝同也為總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与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与道為二也化則与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与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与吾書合但說得較舞變動遂成異端

聖人心靈皎潔鑑照無私法象自然故曰純粹而不雜與玄夫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
無非至當 疏 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之事也 疏 甚此覆釋前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當上 疏 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 淡而無為 假令混俗揭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 動而以天行 接亦不廢無為此叙前恬淡之至也 此養神之道也 而動人 疏 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天 行也 疏 道之運行無心而生萬物 夫有干越之劍者相而感之 物結以前天行等法是 夫有干越之劍者相而感之 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况敢輕用 疏 干溪越山俱出良劍也 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以為良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神中而藏舉之自非敵國大事不可

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夫休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 疏 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非輕用也 疏 無帶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遠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疏 化導蒼生令百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為同帝 疏 帝審也物結以前名為審實之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 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為也已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 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常以純素守乎至寂 疏 純精素質而不蕩於外則真也 疏 之道唯在 守神守神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形同 之精通合 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為一也

口義云野語田野之語猶
里語也聖人貴精精神
也以利名三句形此一句
也

于天倫精者物疏倫理也既與神為一則精野語復之

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

不遠其精非貴精也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

然其迹則貴守之迹疏孔舉太細畧為四品仍寄野逸

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

跖之徒是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

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詩由子刈支伯是也

唯体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為於物雖復

應變隨時而不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

喪其純素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交備乃

不虧其神也至純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積乎有

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疏夫混迹

而雜乎外飾則雖大羊羴庸得謂之純素哉世物之

意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 繕性言存身而有時會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四篇世

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置塵之內而其神不

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籟之

間而矜純素哉蓋不然乎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疏体悟

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口義云素之色故曰無所
雜純淨全也故曰不虧純
素即乾之純精也真人
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
此又曰真人使如內篇
所謂至人无已神人无
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
許多字非曰真人至人
又高於聖人也口義刻
意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此篇下篇文辭直道之入也
效與餘素文雖則同其旨真道
北哉學道餘素文直道也
聞而後修素始蓋不然而乎
願者至誠皆也豈非野學之於高山之而與
望而與修素始蓋不然而乎
望而與修素始蓋不然而乎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音義云以

郭象注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

愈非其道也疏然各守生分學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

偽法治於真性矜而矯之已困弊矣方便行仁義禮智

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弥得而性弥失學

逾近而道愈遠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欲而

思之愈精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

失之愈遠疏物也言人所以心靈闇亂者為貪欲於塵

俗故也今還從用分別之心思量未學望得獲其明照

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本也無思思

口義云繕性治性也繕性
以俗字譏當時儒墨之
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
也滑滑也滑欲於俗
以利欲滑也於世俗之
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
俗字治性而未復其理
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
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
而無知者也蔽善之民
以此名俗字之愚者也
文字起語最難知此喝
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
真是好文之東坡言曰
莊子而倍作夫之法復
之而後知也

義名各篇

子義及善也

曰義云恬靜定也定自
生惠故曰以恬養知知言
有生之初本末无物何以
知爲如此而後恬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牙相亦
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
也知理猶曰知順也靜定
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
曰知理出於性性字即自
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
字最妙衆多有曰成定定
定生惠知未說惠已生
定也如此等處當宜細
讀

三義云道德即是知順
文曰德和也道理也無
不容即無不愛也元不
理即各得其宜也蓋謂
於中而居三三物孰是
蓋已之謂思也恬發見
者也以中心之直絕而見
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
求之中心即是余則生
矣生則焉可已也故曰
中絕實而反乎情也亦
信其空豁之所行而有
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
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
行空豁而順乎文禮也
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
樂八希逸至曰義樂又六
每

可以得其明矣本亦
有作濼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離
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 蔽塞也蒙闇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
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古之治道

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
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 恬靜也古者聖人
以道治身治國者

必以恬靜之法養真
知聖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
實之知使不蕩於外

恬 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
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 寧性而照知生者也
無心而知無以知爲

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爲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
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未嘗不知終日爲而
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真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知養於恬靜若不知是何以恬乎

出其性
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悟而自爲則無傷於知
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

出作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
哉
疏 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
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

乎寸心自然之理由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闕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和故無不得
疏 德被於人故以中和
道故無不理
爲義理通於物故以

大道爲
德用也
德無不容仁也
無不容者非爲仁
疏 玄德深遠
也而仁迹行焉
疏 無不包容

慈愛宏博
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無不理者非爲義
疏 夫道能
也義切著焉
疏 通物物

各當理理既宜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
疏 忠則物愈疏

義理明顯情寧於中既
不矜矯故物來親附也
本情也

任本懷則志得矣志
疏 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
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 涉於物境而恒歸及真情所造

中純實而又乎情樂也
仁義發
中而還

疏 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
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 涉於物境而恒歸及真情所造

疏 涉於物境而恒歸及真情所造

信行下孟及注同下以
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
故此

口義云外求札樂而不和
其本故曰偏行猶言見
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
於己不自取而被物自
正故曰彼正蒙已德彼
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
我非以能知諸人也作
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
則夫其自欲若矣故曰
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
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
下便是意編平音從

冒莫蒙及雀云覆也
混胡本反
苦莫剛及雀云混池苦
苦未分時也

口義云莫之為者言齋
容力也鬼神不不擾山
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
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
也

和適故**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自
然之節文者其迹則

札夫信行顯着容儀軌物而不
疏乖於節文者其迹則札也
禮樂備行則天下亂

矣以一身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
疏夫不能盡一心以
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

此冒彼安得
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
古

不失其性哉
也言人必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謂三皇之前
玄古無名號

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茫昧之中而與時
世為一真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怡怡歲歲

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

不傷群生不夫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任其自
疏當是混

淳朴之世舉世恬淡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氣和
而靜泰鬼神人頭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

既無災害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
此之謂至一

天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也
物皆自然
疏均此彼於無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故至一也
疏均此彼於無

恬淡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
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

為之德物含自
速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
失之道焉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

而美無為之迹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
故致斯弊也

卷之六

三

伏炎黍大美姑也

口義云三下下表其文自
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
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
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有
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
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
為天下而真其發允則
非無為自然者故曰渚
醇散本渚濁也有善
之名則遠於道矣有
行之可見則徒不平
易自然矣故曰離道
以善
浪古堯及本亦作洵
淳江作醇

江云心字識如字與本卷
日向本卷云彼我之心竟
為我與我非注既之向曰
則亦當作我也

口義云險阻以行險不平
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
其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
從於心我以有心為彼以
有心亦故曰心與心識識
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
有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
各物之多也礼条庶事
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
益之以礼条故曰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博繁多
而寡要也用心於此
則猶陷溺也

世已失一感不可解故

疏 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鹿同群及至燧人始變生為

熟伏羲則服牛乘馬創立庖廚畫八卦以制文字放蜘蛛而造蠶網既而智謀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

且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夷及神

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之其所 疏 夫德化

弊增其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歟氣不
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民問罪苟且欲於安不
下未能大順 德又下夷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
於群生者也

澆淳散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
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

王之道與世俱遷而聖 疏 夫唐堯虞舜居五常之末而
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興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

設五典而網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且此而

澆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技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淳

素以作澆訛散 離道以善 善者過於適之稱 疏 夫聖通

朴質以為華偽 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 之道善

惡兩忘今乃捨己効人矜名 行善者連性而行

企善善既乖於理所以於離險德以行 之行故行立而德

不 險危阻也不能寧性任真跡其蹤跡乃矯情立行以取聲

夷 疏 名是身外行聲名浮偽故於內德危險何者夷之有哉 然

後去性從於心 以心自役 疏 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

愚識 彼我之心竟為先 疏 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 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 志知性性 疏 夫心繫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不

以愆序三光所以擘恃斯乃 合為之烟塵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

相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華之以博

則猶陷溺也

文滅質博溺心

文博者心 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

質之飾也 天下故後依附文書以匡

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 文華則隱滅於

素質博是心之末 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

文方會無 然後民始感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

為之美也 性命 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沒溺於心靈於是蠢民

之本 疏 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沒溺於心靈於是蠢民

本可得乎噫心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

知文博之過 相喪也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

也 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淳廢棄無為之道亦 道

曰義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自作與世俗之閱覽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

道無以興乎世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道無以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 疏 懷

口義云曰上面隱字又指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非無道則與世相失也諺矣也

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與弘以取世而澆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由 其有清以興也何 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為之道不 由而興由無貴也 復行世假使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 混同群生無人知者翰歲聖德莫 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若夫自 物則道世交相興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 古之所謂 矣何隱之有矣 豈是翰光自隱其德耶 古之所謂 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 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莫知及二以息迹而逐迹 大謬矣雖起身以明之聞言以出之顯知 疏 諺偽妄也 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概所以交喪也 疏 非伏匿其

曰義云及二根極即自本
自根也極止也源根猶
退處極也寧極猶異
於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景
報寧極而待存身即存
我也

曰義云自存身字之說
行身存不用之時也
行用之時也不以存身
知有所知見不歸以天
辭也不以知歸天下有
餘不敢言也必以知歸
能雖用知而不失其自
然之性也

江云危然知字郭云危
在自危本亦危云危立
危者自危也如危者之
危者危也而危其性已即
謂又一無迹也無為者
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
行則害道矣不識不察
徒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
識小識則喪德矣至已
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
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
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
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
志指快意也以此三字
生下一段文法也

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群非聞其言而不出雖出不所
物非截其知而不發雖發而不眩驕但時逢謬妄命遇
進遭故隨世汚
隆全身遠害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則及一
無迹及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逢有道命屬青夷則播德弘
物物歸根彼我
真行故無朕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則
深根寧極而待雖有變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
不喪時遭無道命值荒蕪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
也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
化夷常而待終年窮通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
豈有休戚於其問哉
在窮塞而常樂處危儉而安寧任
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存身

知任其真疏古人輕弁重誦賤言貴行是似古人之行行任其
知而也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弁也飾分別之小智也不
以知窮天下此淡泊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不以知窮德守
自得知止其分不以無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為
而也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哉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其無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為也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不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小識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傷道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
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疏夫已身
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履於正

口義云足於內者無來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性使是万物皆備於我多身而試系莫大焉性命天許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任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言皆得守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廢曰不為軒冕窮志不為窮約移俗移俗者屈已以趨時也

儻此當及雅本亦當云衆也
圍八魚目及承及依禦

道則所作皆塵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志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忘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享於休道無為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閑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疏今世之人美榮位待此適心是以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

寄者也疏儻者意外忽來者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之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疏時屬儻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

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然而捨榮故不為軒冕肆志

華既無心於打禦豈有情於留戀也

自若不見不為窮約趨俗疏肆申也趨竟也古人寄之在身疏體窮通之有命達

花之非已假使軒冕富貴亦未足重其其樂彼與此同

志氣耳儻約以窮窮者豈趨竟於置俗彼此謂軒

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故無憂也

亦無欣歡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矣今寄去則不樂

矣之喜也疏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疏

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管外野內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已狗物非喪其用置也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再俗生常

倒置也惟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口義云彼道也其系道與他人亦軒冕同故曰余彼也此同余者在我則無時而巨憂余者在物則物去而余亦去矣其系既有去來則非真余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來也口與性本也物與俗本也重未喪其本故曰倒置之民

倒置也惟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此篇亦是一片文章最
要看它結生下起下
接上處

失於本性違真背道真此之
由其前安置足為顛倒也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莊子外篇秋水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

馬言其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渚岸也涯際也涇洌也水

廣也疏中之可居日洌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

秋陰未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九百川

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洌者迺

遙遂使隔水遠看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己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關鄉人得

榮華盛羨頎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郭象注

百川灌河

榮華盛羨

頎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

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木分明也。

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汾水神也。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自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知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為通論。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

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疏：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疏：方，猶

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為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難窮。

用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常聞竊末之信。今見大海之

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向不至

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

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疏：夫物之所生而

安者，趣各有極。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

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雨凝成霰，

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士之士，偏執之人，聞說

塵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大山，壽殤子而大彭

祖，而必不信者，為東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

未逢海若，自矜為

天其義亦然。今亦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介醜

大也北海云也

五劫日閏五閏日換又
地集集心也

余將可與語大理矣

以其知分故疏河伯駕水乘流起
可與言理也

海若仍於瀚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天
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漚之不知何時已而不慮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疏
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著
海之東其處有石閭四萬里

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故曰尾閭海水次
著即焦亦名次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次集此
言紆誕今不詳載春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
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次焦瀉之而不慮春
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而音采等
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以此自養者自比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

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水又奚以自

多窮百川之量而驟於河河驟於海海驟於天地則各

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
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
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毀俯

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感也感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

與其差而因之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

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

然後感者有由而反谷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
本步而遠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
如感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
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疏存在
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稔奪豈達乎莊生之旨哉疏也奚

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無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毒言受無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水小石之在大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蠶之在大澤自多下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蠶之在大澤

半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蠶孔蟻穴也稊

草似稊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不似豪末之在抔馬體乎小大之辨名有階疏號名號級不可相踰也萃聚

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於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者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入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躡曾何足以介懷也

帝之所運三主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疏五帝運機而揖讓三主興師而爭奪仁人

業不同俱理一賦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介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

羞將以申明至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

理之無弁也為博且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

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釋前事少仲尼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

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疏者尊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

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定為

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

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木。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各有

量，既領所疑，荅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

之處無大無小，豈得學其所知，抑以為定時無止

死與生，既新新，分無常與失皆

疏，新稟分命，終始無故也。日新，雖復終而始，是故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是也。疏，此下釋量無窮也

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躡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疏，天地雖大

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窮，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道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名稱，其情殊

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身也。

證歸今故，歸明也。今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歸明也。既

古，故遙而不悶，揆而不敗，疏，遙長也，揆短也。

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戾，至而悒，

稟齡夭短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也。

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疏，此結前

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釋分無常

也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也明乎坦

塗死生者日新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之正道也也不以死為死不以生為生死生不

隔故明乎坦然乎故生而不悅死而不懼疏夫明乎坦

等之大道者如此生也不足以為忻悅其死也不足以為知終始之不可

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疏

此結前終始之不可執而留矣是始無故義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也疏強知

真不知者會道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疏生時各有年也

此計當故不知也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以其至小未窮其至大之域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

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疏至小智也至

有限之小智未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

智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

由其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未大理終不得各

若毫末未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弃物天地不

見天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

細大之疏史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於

定大也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道

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足之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

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

之域豈獨理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可罔是信情乎

信實也世俗議論未允是非與言至精約者無後形質至廣大者不可罔

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細者不明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天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天皆非無

夫以細小之形視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罔者哉

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罔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

境豈是至

夫精小之微也

夫大之殷也故異復疏

也埤般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

此勢之有也

若無形

氣雖異並不離有中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也

有精粗矣故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於形名之不得無形

無形者數

之所不能分也不可罔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無形不可罔者

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

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

疏夫可以言并論說者有物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者有物之精粗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心於精微之間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窾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窾

人之疏 夫大人應物辟彼天行運而無心故不多仁息

無害而不疏 慈澤類乎春陽而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

疏 應機而動不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混榮辱一貫通故守 貨財弗爭 寡欲知足守分

賤首無 不多辭讓 適中而 疏 率性謙和用捨隨物

不借入 各使 疏 愚智率性工拙夔情終 不多食平力而

已 疏 食於分內充足而已 不賤貪汚 理自 疏 兼達玄道

非開苟貴清 行殊平俗 已獨無可無不 疏 故無情欲

不染故行殊 不多辭異 任理而 疏 居止躬道故不多邪

無非 為在從眾 從眾之 疏 至人無心未曾專己故 不賤

佞諂 自然 疏 素性忠貞不履尤道非 世之爵祿不足以

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 外竟不 疏 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

而兼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時寄 知是非之不可為

分細大之不可為視 故玄 疏 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

得有倪限即失天 聞曰道人 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則

地毫末之謂平 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至意不得 生於

德

德

失也物各無**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

失則得去也**疏**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意

不**大人無已**而**已****疏**大聖之人有息斯應**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真**也夫唯**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

極手無形而不可田者焉然**疏**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

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河伯曰若物之**

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息之至者也

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疏**若物之

之內謂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

為在物性之中為在性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

伯未達其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疏**道

故致斯請也**以物觀之自貴**足也**疏**者

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以麤

視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疏**支物情倒置遺藏是非皆

而賤彼彼此懷**以裕觀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疏**支榮

感故言相也**耻**哀出償來而泥俗之徒妄生欣戚是以寄來為貴得

之所出為龍寄去為賤失之所出為辱斯乃寵辱出乎

外物豈貴賤**以差觀之曰其所大而大之則數物莫不**

在字已哉

天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梯米

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惟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曰其無餘以稱

小則天地梯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

差數相加幾微相**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

傾不可勝察也**疏**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

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

天地之與梯米均其小矣是以且毫末為大則萬物莫
示大矣且天地以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
際數量不同而以此以功觀之曰其所有而復之則萬
觀之則理可見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

斯東西之相及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
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曰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
功莫不皆無矣且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
莫不皆有其功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
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熳矣故其功
分無時也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
可定也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

听手投足行五藏六腑四肢百骸各有功能咸稟定分
豈眼為耳視而脚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滅矣此
是曰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
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骸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
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曰其所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
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則彼我
失性而是非散亂也豈非生之意哉
以趣視之曰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然而非之則萬物

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

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
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一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為故曰堯桀以觀天下
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

陽城既無非言

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空壳言殊言也疏

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室塞也口梁棟大可用作

攻擊城墮不可用塞於鼠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驎驛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知狸往言殊言也疏

騏驎驛騮並古之良馬也捕投也狸往野獵也夫良馬

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投小鼠不及狸往是伎藝不同不

可一藥而取者也 鳴鶴夜撮蚤察室未書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就其殊而任之則 疏 鳴鶴鶴也亦名隻狐是

萬物莫不當也 土梟之類也晝則眼開

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密視秋毫未書出瞋張其

目不見丘山之形是知物性不為豈直鳴鶴而已故隨

其性而安之則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

物無不當也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夫天地之理萬物之

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

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

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視者於是非無用也 疏 蓋不盡

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師之辭也

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委為偏執將已為是不

知他以為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心為是不

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源

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

物之情也聞於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

斯趣故言未明 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

行明矣 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

無非師治而無亂者 然且語而不捨非愚則誣也 陰陽

必不可行明之矣

對生也是非治亂 疏 若安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 互有也將奚去哉 疏 及於此而不裕於口者若非至愚 之人則是 帝王殊種二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故為誣罔

算疏 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復殷周權授也繼續也或 宗族相承或讓姓故言殊種也或父子相繼或 興篡殺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 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喻稟幸降以絕嗣白 夫當其時順 公效湯武以滅身如此之不謂之篡奪也

其俗者謂之義徒疏 夫于戈揖讓夏跡不同用捨有時 議上符天道下合人心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 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天世或少之故順物 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 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諷使忘言默人莫聲幸勿

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汝於 河推逆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豈終奈

何疏 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 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衛修道於何 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 趣退舍公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導 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交行 貴賤之道 疏 反行 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歷通之 理則貴者反賤而賤者覆貴故謂之交行也 無拘而志與

道大蹇 自拘執則 疏 而汝也夫修道之人應須放任汝 不夷於道 疏 乃拘執心志務而持志之故與虛 通之理蹇 何少何多長謂謝絕 隨其分故 疏 謝代也免 而不夷也

所施無常 疏 用也夫物

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為少故施用代謝無常定也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

齊於道夫代謝絕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嚴乎若

國之有君其無私意公當而巳躬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

宗仰一君享毒黎無必無私意也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

既繇繇除長之類也若眾人之人汎汎乎其若四方之

無窮其無所矜域汎汎然汎汎乎其若四方之

汎汎乎若辟東南西北曠遠無窮量若兼懷萬物其孰羨翼

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者也豈扶疎而羨翼哉慈悲兼懷庶品乎往而

已終無偏受誰復有心極救而接羨技翼者也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既既彼

方茲幽谷逗機有變無定一方也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既萬物參

唯鳥鵲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生死者無窮之一既疏

屢遍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委計死變耳非終始也不待其成成無

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常也既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

位而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既既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季不可

之不變順時豈執守形體而拘持名位也季不可

舉欲舉之令時不可止欲止之使既夫年之夭壽時之

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除從出乎天理蓋消息盈虛終則

有始變化日新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

前無勞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疏前來所指意

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疏

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為迅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如馳如驟是尤百年倏忽何足不懷也故不可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

不移執而守疏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也

也遷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若有為不為於其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任之河伯曰然則何貴於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

道邪以其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

斯問遲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

而四丈百牀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

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

內不以物容已而常全也疏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

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

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谷河

伯之所疑次明至意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

害會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疏至意者謂得至

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

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道之

德

可謂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
 則傷不能傷也既不不使之犯言察乎安危禽獸不害者推心所安
 言察乎安危知其不疏所以傷不言察乎安危可逃也疏能傷者正
 不可逃也言察乎安危而常適也寧於禍福寧於禍福安乎命寧安也禍
 通達也至意之人唯變所適窮通之有命達謹於去
 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謹於去
 就來去就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莫之能害
 之非也疏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莫之能害
 也不以害為害疏一於安危其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
 故莫之能害莫能傷此物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
 矣明內外之天然之性疏天然之性疏天然之性疏天然之性
 分皆非為也疏皆非為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

德

意在孚天恣入任知則疏至意之義在乎天然若知天
 人之行本乎天流蕩失素也疏恣入任知則流蕩天知知天
 而位乎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
 得矣於物于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
 而不喪其性與機會相應疏踴躍進退不
 動而寂者也者有斯變也疏定良也至人
 應世隨物汚隆或屈或伸知雖落天地夏
 無定執趣入其會以運機且知雖落天地夏
 不失其要極故疏雖後混跡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樞
 天人之道全也要而又本退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
 極動不乖寂語起此疑問天人之
 不乖默也起此疑問天人之
 道庶希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後益落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之生也。可不服乎。乘馬乎。服乎。乘馬可不穿落。謂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疏。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疏。夏而故謂之天。羈勒馬頭。豈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介。莫弁所由。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人天一道。故託牛馬。二獸也。故曰無以入滅天。穿絡之可也。若乃走作過。疏。夫自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乘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無以故滅命。不自其自為而故為。疏。夫率性乃動。動不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驚勵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且及。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無以得殉名。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殉名則過也。疏。夫名之可殉者。有限。若以有。

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謹守而句失。是謂及其真。真在性分。

之疏。夫愚智大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內。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也。此。變倅蚊。倅蛇。倅風。風。一句物結前玄妙之理也。

憐目目倅心。疏。倅是變尚之名。變是一足之獸。其形如。東海之內。有不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變倅。黃帝代蚩尤。以變皮。昆。鼓聲聞五百里也。數百足虫也。變則以。金多。故倅蚊。蚊。則以有。羨無。故倅蛇。蛇。則以。小。企天。故倅風。風。則以。闢。慕明。故倅目。目。則以。外。慕內。故倅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無。務。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蓂等之。簾。事。以明。天機之。妙理。又。解。憐。哀。愍也。變以一足而跳。跳。倅。蚊。交。足之。煩。勞。蚊。以。

解憐哀愍也。變以一足而跳。跳。倅。蚊。交。足之。煩。勞。蚊。以。

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感風無質而冥昧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球形而滯者目以在外而明頭憐心處內闇塞欲明物情頭倒妄起哀憐故託夢蛇以計其病者也

夢謂蛇曰吾以一足踉蹌而行予無知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疏

以一足跳躑快余而行天下簡易無知我者今予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哉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嚙者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嚙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葦藪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蛇之

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通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夢以人情起觸蛇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

自明也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疏

蛇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

發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且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倏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

其神靈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弃知慮

惺然忘其見為而任其自疏 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

何用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足哉

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疏

塊

也蓬

故莊子言也

衆 我

蓬風聲也亦摩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背也
 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
 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風曰然予逢蓬然起於
 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來踏來亦勝我雖
 然夫折木棄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
 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
 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 疏 風雖自北徂南
 道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擊揚溟海然人
 以手指搗於風風即不能抗指以脚踏踏於風風亦不
 能抗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廈
 為之飛揚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辟達觀之士機疏
 揚波混惠智於群小之間混是非於賢聖之內此小

匡

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一儀之覆載等三光
 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能唯聖人獨能之踊亦
 有作鱗字者鱗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問之數匝而絃歌
 不輟疏 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
 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
 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全暴匡邑尅時復與
 孔子為御匡人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尅為御謂
 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繞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
 孔子達窮通命故絃歌不止也 樂也進人既困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
 之娛也疏 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
 者虞憂也怪夫子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語窮矣矣而不
 憂虞而絃歌不止 將明時命之固 疏 諱忌
 免命也來通矣矣而不得時也 當故竟之未諱 也拒

也安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
已於窮困而不獲免豈非天命也亦通亦久而不能得
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
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予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
而實無窮諱也

窮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
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勢心於疏夫生當

時而天下太平使入如器必其分內故無勞力塞當桀紂
之時而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
使之然非閑運知有斯得失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

者一多而青色也其皮可為鏡也

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昔文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

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而志其知窮之有命知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疏

聖人知時命在窮通故勇敢於危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于路入其安心無幾何將

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困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疏

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宜尼非闕陽虎故公孫龍

問於魏牟曰龍必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辨吾

與極大極也
問堂、字核也

衆

自以為至達已疏 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

懷道抱息狀猴風塵先王堯舜禹湯

之迹也仁義五息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弁

守白之論以博弁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為異可為

不可然為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交口之弁咸願生

於表周二時獨步弟子孔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

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

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沆焉異

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

問其方疏 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弁而未辨

友是故聞莊子之言沆焉怪其奇異方覺

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

力不逮所以自絀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公子牟

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搯井之蛙乎謂東

海之鼈曰吾奈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退則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疏 公子牟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

井鑿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

嗤笑舉蛙鼈之兩臂明二子之勝負搯井猶淺井也蛙

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塊也跗脚也退顧視也

蚪井中赤虫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蜂蟹也科斗蝦

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

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

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

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埽之涯淤沫則接腋持頤蹶泥則

滅跗沒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道遠快樂無

如我且夫擅一壺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還
廣三
斯一蟹一名現也

子矣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入 擅專也時安也蛙 自足於蓬蒿 呼鼈為丈夫言我

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 所雖陋可以遊波丈夫何不暫時降形入視下邑乎以 此自多矜 東海之鼈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 奔於海也

小非 勢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 樂然 疏不可容故右膝纏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

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千里之遠不足於舉其大千仞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 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充 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

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 海之實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 深知非人所測忽以 禹之時十季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坎井為至無乃殆乎

陽之時十季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水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 頃火時也久多 時也推移變改

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水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 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旱而旱涯不加 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澹波浩片溟渤深宏不為 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

埗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疏 以不羨火 故自失

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 下無適忽聞海鼈之談茫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 驚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主之道篤仁義之行用百 家之知穿交白之辨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 海鼈 是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視於莊子之言是 也

猶使政貢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

疏商鉅馬駟也亦名商距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究於是非之境而欲視家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童子負於丘山商距馳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利者是非培

井之蛙與疏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弁披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緘辭也

且彼方趾黃水而登大皇無南

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策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太

通言其無趾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

至

泉

至

窮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也規規經營之類也夫以觀察求道言弁索真雖復也疏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辟猶以管窺天誰知天之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以此効彼疏壽陵燕之既失也耶鄲趙之

都弱於未壯謂之餘子趙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必

年遠來學步既非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効人更失

是蒼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莫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

子乃規矩然而求之以察參以辨夫遊無窮者非察弁所得

非其任

者去之

也

也

也

也

也

此句與前句同

毒陵之故是以用手今子不夫將志子故失子之業疏莊

道冠重友獨越方外孫龍雖言弁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與莊談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

失子之學業志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公孫龍口法而不合古舉而不下

乃逆而走疏噴開也逆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復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

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古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骸奔馳者也莊子鉤於

濮水楚主使大夫二人往先告焉曰願以境內累矣疏

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主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跡綸釣楚主知莊生賢遂屬為疏輔是以齋持王帛爰發使命請於濮水先述其意莊願以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

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身而

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疏龜者神與故劉之而

之以笥覆之而以巾藏之廟堂用也國事之也問此龜者寧全生遠害曳尾泥塗之中豈欲剝骨留名取貴廟堂

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情故款然而不顧之矣疏大夫學性以答莊生適可生

而曳尾不能死而留骨也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

於塗中疏性各有所安也疏莊子保高尚之遺志貴山海之逆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

令使命之速往疏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疏宋人為梁

全我之無為也

惠主之相惠絕博識瞻聞弁名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物理既見莊生之友故往訪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代字相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意大王必

言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百三夜揭兵疏人之言將

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百三夜揭兵疏人之言將

為實錄心靈恐怖慮有始危故揭兵莊子往見之曰南

整旅三月三夜搜梁國中尋訪莊子莊子往見之曰南

方有鳥其名為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南海而飛到

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

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疏鷦鷯鷦鷯之屬亦

實也醴泉泉井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

子奪已故整旅揭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說懼異鳳是

貪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今子欲以子之梁國

而嚇我耶言物嗜好不疏以腐鼠為羨仰嚇鷦鷯惠

前壁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疏濠是水名在淮南

也鐘離郡今見有莊

子之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為梁莊子曰魚魚

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莊子曰魚魚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疏魚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

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遊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疏

物情所以故知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疏

惠施不辨物性妄起質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疏

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疏

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豕尚

疏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難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

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

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給舟以難也莊子曰請循其本疏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

樂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給舟自言無理奔初逐未失其論宗請子曰汝安知魚

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尋其源自豈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子曰汝安知魚

者是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

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

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而不知之於濠上耳豈待

入水哉之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

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

也疏子曰者莊子却徐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

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

而不知魚知魚而歎魚之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

理者躡其情足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豈照群品豈

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弊也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